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

王正毅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王正毅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ISBN 7-100-03045-5

I. 世… II. 王…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②国际关系—研究 ③中外关系—研究 IV. 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2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HÌJÌETÌXÌLNÙYŪZHONGGUÓ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

王正毅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 100 03045 5/K·660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5/8 插页 2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21.00 元

目 录

序言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1
导论		5
第一部分 世界体系论的兴起		14
一、世界体系论的社会现实起源		15
1. 社会现实变革的历史溯源		15
2. “现代化理论”的崛起		21
3. “现代化理论”面临的困境		29
二、世界体系论的学术思想起源		32
1. 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的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33
2. 市场威胁着人、自然和社会：波拉尼的 《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		36
3. 国际体系的中心—外围性：普雷维什的 《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		41
三、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方法起源		45
1. 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和大范围		45
2. 康德拉捷耶夫：经济周期和百年趋势		52
3. 卡尔·马克思：资本积累		58
四、世界体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66

第二部分 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和方法	70
一、概念框架与理论体系	72
1. “世界体系”的定义、逻辑假设和特征	72
2. 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框架	75
3. 世界体系论研究的课题	82
二、世界体系的经济分析	91
1. 世界体系的起源和形成	92
2. 世界体系的运作和机制	116
3. 世界体系的周期和趋向	127
三、世界体系的政治分析	142
1.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特征	143
2. 国家与世界体系:功能分析	147
3. 国家与世界体系:结构分析	162
4. 反体系运动	171
四、世界体系的文明分析	180
1. 世界体系作为一种被“普遍化”的文明	181
2. 资本主义文明与发展的“二难境地”	207
3.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秩序	211
第三部分 世界体系论:影响及其争论	225
一、世界体系论的影响	227
1. 世界体系论与国际关系	227
2. 世界体系论与地理学	241
3. 世界体系论与历史学	250
4. 世界体系论与社会学	265
二、世界体系论的争论	276

1. 1500 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是否存在?	276
2. 世界体系究竟有什么特征?	286
3. 世界体系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	294
4. 世界体系论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	297
第四部分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	300
一、世界体系论者关于中国的几个命题	303
1. 为什么哥伦布不是中国人,而是欧洲人?	303
2. 为什么中国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文化大革命?	307
3. 东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 还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	311
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历史进程	317
1. 中国与东亚世界(1800 年以前):朝贡体系	318
2. 中国与西方世界(1800—1945):条约体系	336
3. 中国与世界体系(1945—)	342
三、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历史进程	350
1. “富国强兵”与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1840—1912)	351
2. 社会科学和中国的社会(1912—1949)	360
3. 社会科学和新中国的建设(1949—1976)	373
4. 社会科学与中国改革开放(1978—)	384
5. 中国文明何处去:继承、转化还是超越?	386
主要参考书目	391

序 言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我很欢迎王正毅教授这本书的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努力寻求世界体系分析与当代中国的相关性。

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种知识分子运动仅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但正如作者所表明的那样,它根植于许多重要的知识思潮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原著以及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待世界体系的学者们的著作;叙述历史事件的年鉴学派,特别是布罗代尔和他对长时段研究的重视;熊彼特、波拉尼和普雷维什,所有这些人都强调作为资本主义运行基础的制度性结构;以及关于长波(康德拉捷耶夫)的论述。

世界体系分析不是历史学,不是经济学,不是政治学,也不是社会学,世界体系否定与这些仍然框定我们大学体系的 19 世纪的范畴有任何知识的相关性。世界体系分析呼吁一种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为了创造一种研究社会现实的单一的认识论方法,世界体系分析也呼吁超越结构和历史的矛盾。

最后,世界体系分析呼吁超越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建立一种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科学,那将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共同成果,它根植于世界所有主要地区,并在世界各地根深叶茂。这将使

我们能够摒弃任何学者个人,甚至任何学者群体的著作中必然持有的各种偏见。中国,一个拥有 5000 年文明传统以及世界 1/4 人口的国家,在建构 21 世纪新的社会科学中肯定起核心作用。仅这本书不会达到这一目标,但是,我们希望这本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在激励中国的学术工作方面起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不仅中国需要,而且全世界都需要。

50 年以后,世界将与现在非常不同——无论是社会经济世界还是知识世界。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以便使得未来的世界不只是[与现在的世界]不同,而且更好。

Preface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I welcome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by Wang Zhengyi, who seeks to show the relevance of world-systems analysis to contemporary China. World-systems analysis as an intellectual movement only dates from the early 1970's. But it has deep roots, as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in a number of important intellectual currents: Marxism, especially the original writings of Marx and those who used Marxism to look at the world-system; the Annals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and especially Fernand Braudel and his emphasis on the *longue durée*; Joseph Schumpeter, Karl Polanyi, and Raul Prebisch, all of whom emphasized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underlying the functioning of capitalism ; and the literature on long (Kondratieff) waves.

World-systems analysis is neither history nor economics nor political science nor sociology. World-systems analysis denies the intellectual pertinence of these nineteenth-century categories which still structure our university systems. World-systems analysis is an appeal for a unidisciplinary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World-systems

analysis is also an appeal to transcend the tens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history in order to create a singular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ocial reality.

Finally, World-systems analysis is an appeal to transcend the Eurocentric roots of social science and to establish a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at will be the product of a world scholarly community implanted in all major regions of the world and flourishing everywhere. This will enable us to cancel out the multiple inevitable cultural biases of the work of any single scholar or even any single national group of scholars. China, with a 5000-year cultural tradition and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must necessarily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newed social scie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is book alone will not achieve this. But let us hope it will play its small part in stimulating within China the scholarly work that not only China but the entire world needs.

The world will look very different in fifty years-both the socio-economic world and the world of knowledge. We must all struggle so that it looks not only different but distinctly better.

导 论

世界社会科学的主要断言之一,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一些大的分水岭。这样的分水岭的标志之一是通常所说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或农业革命,尽管只有少数的社会科学家研究它;另一个大的分水岭就是现代世界的产生。

——沃勒斯坦

一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主要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其主要标志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 1974 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 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这种理论和方法是西方学术界继 50、60 年代现代化理论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理论和新方法,其影响遍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地理学等主要社会科学领域。

作为一种理论,世界体系论力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重新建构世界秩序,用世界体系论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努力在于两个非常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任务。一个就是重新书写现代历史和单一世界体系发展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解释,假如我们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抱着框定未来的目的,我们就必须解释什么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以及为什么”。^①

这种理论认为,尽管在 16 世纪之前存在着许多帝国,而且在各个帝国之间也存在着远距离贸易,但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历史体系却起源于 16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European capitalist world-economy)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含三个层面,即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文明层面。从经济层面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体系,首先在于其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劳动分工,首先在欧洲形成中心—一半边缘—边缘的结构,中心和边缘之间通过“不等价交换关系”,使得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得以运行;通过地理扩张,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最终得以变成全球性的世界体系。从政治层面来看,国家的形成以及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处于国家体系之中的国家为了进行资本积累而展开了竞争,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出现了弱国,强国之间相互竞争便形成了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弱国

^① Terence K. Hopkins,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World-System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 7.

对强国的不满便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反帝国运动”和“反体系运动”。按照世界体系论的观点,从16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共出现了三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中叶的荷兰,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霸权的存在是非常短暂的,也就是说,霸权国家的兴起、发展和衰退也是有周期的,这种周期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周期密切相关。从文明层面来看,世界体系论者认为,产生于16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来也是一种特殊的文明,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向全球的扩展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征服,这种被西欧核心区国家创造的“特殊文明”通过两种机制——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逐渐被普遍化,并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但这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的扩展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陷入一个二难境地:完全接受不情愿,不接受又很难发展,由此而导致了世界性的文明冲突。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世界体系理论反对传统社会科学关于特殊的特殊分析和关于一般的格式分析的认识论假定,也反对传统社会科学以单一“国家”、“社会”为单位的分析方法,用世界体系论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世界体系分析,从历史上看,起源于对占统治地位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的模式的不满。因为,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许多讨论一直围绕关于特殊的特殊分析(idi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和关于一般的格式分析(nomothetic claims about the general)这样一个假定的认识论的划分来进行的。讨论的双方一直把国家或社会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世界体系论既反对这个认识论的假定,也反对这个最基本的

分析单位。”^①

这种方法主张,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世界历史应该进行长时段(long-term)和大范围(large-scale)的研究,研究的单位应该是“世界体系”(world-system)。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认为,以往的社会科学在分析方法上大多注重对单一“国家”和“社会”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很容易导致将整个世界分割的局面,并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效仿发达国家。战后,特别是 50、60 年代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正是本着这一研究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及“现代化”进行理论上和现实上研究的。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则主张,将世界作为一个社会体系进行整体性研究。这种整体性研究,既包括“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因为这能够充分地显示世界体系这个“社会体系”的“社会时间”层面,也包括“大范围”的结构研究,因为这能够准确地反映世界体系这个“社会体系”的“地理空间”层面。只有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地区的国家的经济发达和政治强盛,以及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区的国家的经济贫穷和政治弱小。

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和分析方法产生以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但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有其研究中心,即“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研究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es, Histor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s),而且有其专门性杂志《评论》(Review)。它在政治

① Terence K. Hopkins, Immanuel Wallerstein(eds), World-System Analysis, p7.

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还于1994年被选为国际社会学联合会主席。

二

虽然早从1990年我就开始关注世界体系论这一思潮,并在这一思潮的启发下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后以《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但我并未想到要写一本专门性著作来系统地介绍这一思潮。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理论和方法本身确实宏大,它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诸学科的知识,即使欧美学者们也觉得难以全面把握,因而对此思潮存在着许多误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一思潮主要是立足于西方的社会历史,特别是欧洲的社会经济史的基础上构建的。但1994年以后发生的一些情况改变了我的看法,成为我研究世界体系论并力图对此进行全面而系统评介的动力。一是,世界体系论者们自90年代以来对东亚地区的兴起开始给以极大的关注,^① 出版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②。二是,世

① 事实上,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比如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院前院长 Peter Gourevitch 教授)一直以东亚的兴起为据批评世界体系论,认为世界体系论不能解释东亚的兴起。这也许是世界体系论者之所以关注东亚的一个主要原因。

② Ravi Palat, ed., *Pacific Asia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System*,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3; Giovanni Arrighi, "The Rise of East Asia: World-systematic and Region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16, 7, 1996. 除此之外,目前正在进行一个项目 *The Rise of East Asia in Worl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已非常盛行^①,但在我国的学术界,对这种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和研究刚刚起步。虽然这一理论的一些著作有的已翻译成中文,有的正在翻译之中,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开始多起来了,^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还没有一本较为系统地介绍和评价这一世界性思潮的专著。三是,我有幸于1994—1995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研究中心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在世界体系论的主要倡导者沃勒斯坦教授的指导下作博士后,专门从事这方面的训练和研究。其间,每当其他国家学者谈到他们国家的学术界是如何如何对世界体系论作出反应之时,我作为一个大国的学者,就越觉得有站在我们的角度上评价这一理论的必要,于是利用在美国和法国学习的机会广泛地收集资料,利用在导师沃勒斯坦身边学习的机会广泛地听取世界体系论者们自己对其理论和方法的论述。四是,从1994年起我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现实历史关系和思想历史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中国从1840年开始就一直在关注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1978年

① 最近,在英语世界出现了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体系论的著作,即 Thomas R. Shann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Westview Press, 1996.

② 关于世界体系理论著作的中文本,据我目前所知,已出版的著作和文章有: [美] I. 沃勒斯坦,“冷战后的世界体系”(《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8月);《开放社会科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沃勒斯坦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二、三卷的繁体字中文版已由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于1998年2月出版,简体字中文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7年)。关于中国学者介绍和评价世界体系论的文章主要有:王宁坤的“‘世界体系’理论浅析”(《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顾云深的“沃勒斯坦与‘世界体系理论’”(《复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正毅的“世界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香港,《中国书评》,1996年5月总第10期)。

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再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为了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为了避免欧洲中心论,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在理论上探讨中国和世界体系的关系。

既然是研究和探讨,对世界体系论这一思潮的准确的理解便变得必不可少的,因而也是第一位的,不但要了解其产生的学术背景,还要了解其思想的本身,为此,本书的前三部分主要是对世界体系论这一理论和方法本身的研究;既然是评论,就有必要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为此,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这几年世界体系论者对中国和东亚的论述,以及我自己对中国与世界体系的现实历史进程以及思想历史进程的分析。

三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世界体系论的兴起。在这一部分,作者对世界体系论产生的社会现实背景、学术思想背景、分析方法起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作者看来,世界体系理论并非几个学者的任意空想,而是有其深刻的根源。从社会现实根源来看,它反映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的变化;从学术思想来看,它反映了19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范式在新的历史面前所遇到的挑战;就其方法根源来看,它继承了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大范围和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尽管它也作了许多修改,但总的来说是年鉴学派长时段、大范围方法的延续。

第二部分: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对世界体系论的概念框架及其理论体系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世界体系的三个层面(政治、经济和文明)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作者看来,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和分析方法,其根本点在于它将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将“世界体系”作为其分析单位。这种理论对世界体系所作的政治、经济和文明的分析反映了世界体系论者力图对世界秩序进行历史的和结构的重建的努力。在对世界体系的经济分析中,它将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结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探讨了世界体系的起源、运作机制及其周期和趋向。在对世界体系所作的政治分析中,他们探讨了近代国家体系的形成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分析了国家体系是如何在霸权的主导下演变的,以及这种国家体系又是如何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的。在对世界体系所作的文明分析中,他们将文明与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探讨了文明在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文明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文明在世界秩序重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第三部分:世界体系论影响及其争论。在这一部分,作者详细介绍了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方法和理论对当代世界学术研究的影响,其中特别是对世界历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研究的影响。在作者看来,世界体系论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的研究上,他们反对以往的历史学研究只集中于“国家”历史和地区历史,将一个个国家的历史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方法,而是主张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放入整个世界体系之中来研究。世界体系论对政治学研究的影响